

DAXUE SUZHI JIAOYU ZONGHENG TAN

田建国 著

大学素质教育 纵横谈

山东教育出版社

大学素质教育纵横谈

田建国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1年·济南

大学素质教育纵横谈

田建国 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250001)
电话：(0531)2023919 传真：(0531)2050104
网址：<http://www.sjs.com.cn>
发行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版次：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规格：880mm×1230mm 开本
印张：15.875 印张
插页：4 插页
字数：380 千字
书号：ISBN 7-5328-3384-4 / G · 3053
定价：21.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学素质教育纵横谈/田建国著.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1

ISBN 7-5328-3384-4

I. 大… II. 田… III. 高等学校—素质教育—研究
IV. G6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2777 号

管理干部要学者化

(代序)

我 1975 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1977 年~~调入山东省教委高教处工作。1986 年被任命为政教处副处长。1991 年调到中共山东省委高等学校工作委员会，被任命为宣教处处长，1996 年被任命为副书记，1998 年被任命为山东省教委副主任。1980 年以来，我结合本职业务，潜心研究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省和国家级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160 余篇。80 年代初，独立撰写了 3 万余字的《山东高等教育发展战略》。16 万字的专著《创造教育学》，1989 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40 万字的专著《高等教育学》，1990 年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56 万字的专著《高等教育工作论稿》，1997 年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全国十余家报刊为该书发表书评。20 万字的专著《大学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1999 年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目前，我担任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理事，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委员会委员，石油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财政学院等十余所院校兼职教授。1990 年以来，曾获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一项；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三项、三等奖三项。

我之所以一边干着高等教育行政管理工作，一边又执笔著书

立说，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领导干部应该学者化。领导干部，应具备良好的综合素质，其中包括：扎实的理论功底，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熟悉，较为宽广的知识积累，理论结合实际的本领，清晰的逻辑思维，较好的口头和文字表达能力，朴实无华的气质和作风。十余年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工作，十余年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我深深感到，高等教育是一个实践性、综合性非常强的应用学科。大学期间，由于学习中文，对文艺评论怀有浓厚兴趣，毕业后常有小作见诸报端。80年代初，偶遇一位全国著名的大学校长，他“管理工作应科学化，管理干部应学者化”的至理教诲，使我毅然决定把兴趣转移到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前些年著名作家王蒙先生说作家要学者化，当时在《人民日报》任职的高级记者艾丰也提出做学者型记者的问题。我主张教育行政管理工作者应学者化、专家化，把教育行政工作当作一门科学、一个岗位、一项建功立业的事业去实践和研究，以实现教育行政工作的科学化。广而言之，从事各方面工作的人员，都应当写出自己工作的“概论”，对所从事工作的历史沿革、基本概念、主要特点、客观规律进行概括，这对提高工作水平和业务能力极为重要。因为，从拍脑瓜决策到经验决策是一个进步，从经验决策到科学决策是一个飞跃。只有实现管理干部的学者化、专家化，才能较早进入管理工作的自由王国。

领导干部要学会拿笔杆。邓小平同志说：“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开会是一种领导方法，是必需的，但到会的人总是少数，即使作个大报告，也只有几百人听。个别谈话也是一种领导方法，但只能是‘个别’。实现领导最广泛的方法是用笔杆子。用笔写出来传播就广，而且经过写，思想就提炼了，比较周密。所以用笔领导是领导的主要方

法，这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凡不会写的要学会写，能写而不精的要慢慢地精。”“不懂得用笔杆子，这个领导本身就是很有缺陷的。”邓小平同志这一段话，是希望领导干部重视写作，重视练笔，重视用笔杆指导工作。邓小平同志讲，经过写，思想就提炼了，比较周密。确是这样。从想清楚到讲清楚，是一个飞跃；从讲清楚到写清楚，更是一个飞跃。通过写，可以使思考更周密，思维成果质量更高，会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

终身学习时代的必然选择。21 世纪的时代特征，江泽民同志用三句话作了精辟的概括：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新的时代提出了终身学习、终身教育的要求。终身学习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次性的学校教育，已经不能满足人们不断更新知识的需要。在知识高淘汰率的情况下，要改变在学校充电到社会放电这种传统的教育模式。作为管理干部不仅要靠知识存量，更要靠知识增量。农业经济时代，先干后学，在不断的失败和碰壁中前进；工业经济时代，边干边学，摸着石头过河前进；知识经济时代要求先学再干，在认识世界中改造世界，在人和环境的和谐统一中可持续前进。这就要求领导干部要加强自身学习，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不断提高自身素质。要高标准，高要求，跳起来摘果子，目标定得高一些。学习和工作目标定得太低的话，往往一个人不会进步很快。跳起来摘果子，应当体现在学习创新上，而不完全是一种量上的或是进度上的要求。

纷纭复杂形势的要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多种分配方式、多种价值取向、多种社会意识。政治上必须清醒；政治上清醒必须靠理论成熟、坚定。有成熟的理论指导，才会有政治上的洞察力和识别力，看清事物本质，在复杂情况下把握正确方向。

比如，理论的坚定能够产生巨大的勇气。1989年“风波”，当时情况非常复杂，群众思想混乱，是非不分，舆论失控，阵线不清。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将其定性为动乱，要害是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就是从当时复杂的现象中看到本质。事情的发展证明，这个定性是非常正确的。

再比如，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很容易被打倒。前苏联共产党党员人数为20万左右的时候，建立了苏维埃政权，200万左右的时候打败了希特勒，2000万左右的时候却被瓦解了。这说明，一个政党的力量不仅在于人数多少，而是有没有用先进的思想理论所武装。

高校历来是理论前沿阵地，国内外思潮首先凭借知识载体在高校传播，国内外敌对势力也对高校施加影响并寻找代言人。高校是各种思想、文化交融碰撞的重要阵地。而且高校的历史作用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古希腊时代高校是哲学思维的场所，中世纪的大学是传授人文知识和道德真理的圣殿，只是到了20世纪，大学才真正成为推动工业化进程的一支重要力量。农业经济时代，大学游离于社会经济之外；工业经济时代，大学处于社会经济边缘；知识经济时代，大学将被推向社会经济发展中心，进入经济运行过程，成为经济发展的要素，主导经济社会发展。高校知识层次高，拥有众多的专家学者和社会知名人士，政治性、学术性、政策性都很强。大学生思想敏锐，接受新事物快。作为高校教育管理工作，必须加强理论学习，把握政治方向，熟悉教育科学，掌握教育规律。

怎样实现领导干部专家化、学者化？

首要的是掌握调查研究的基本功。调查研究是最生动最深入的学习，是多种信息的碰撞交流，是对大量现象的分析综合，是对经验的概括抽象。要学会出题目，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中

心。会出题目，就是要服从、服务于大局，善于围绕中心开展调查研究。出好调研题目，一是信息要灵。信息工作要“通天接地”。这个“天”，就是上级部门精神，这个“地”，就是基层具体情况。二是思考要勤。对各类信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将有价值信息与基层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思考环节十分重要，安不下心来，舍不得时间，豁不出辛苦，出来的调查报告难免是挂一漏万，一知半解，对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讲不清，说不透，更不要说提出实际措施和操作办法了。三是选题要准。对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什么是最佳的、什么是一般化的问题要胸中有数，然后进行定夺，作好文章。要学会总结提高。好的典型、经验，有待解决的问题，新的情况要随时积累，反复研讨，集思广益。总结提高，要注意抓特色，而忌概念化。抓特色，关键是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有自己的东西。总结，不单纯是对一个时期或阶段的工作作总的回顾、评价和结论，更重要的是对以往的工作进行理性的分析和研究，从中获得新的认识，找到新的规律，以便指导今后的工作。我结合业务工作写的一些调查报告，提出的一些问题对策，之所以能够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甚至中央领导同志作出批示意见，我想其主要原因是来自基层的有价值的鲜活信息。这些文稿，绝非本本上的所谓深奥道理，而是本职工作的深刻经验和真实感受，是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升华，是定性和定量相结合。调查研究要充分运用现代技术手段，从定性和定量的结合上分析研究概括问题。没有定性分析的定量，和没有定量分析的定性都是不科学的。近几年开展的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调查，出现以问卷调查取代深入师生进行直接接触调查，以定量分析代替定性分析，造成概括行为表现多，思想挖掘少，深层的研究分析不够。在西方用社会学的方法进行“民意测验”，一般只是通过抽样，快速测试对某一事件的反映；但思想认识不

是通过简单的答卷测试可以了解清楚的。这样会影响调查结论的真实可信程度。用问卷调查取代深入学生进行直接接触的调查是不可取的。问卷调查有一定参考价值，可以作为一种补充；但是不深入学生直接深入调查，是难以了解学生真实思想情况的，甚至可能会对工作产生某种误导。

实行管理工作由经验型向科学型的转变，自信心至关重要。人活着第一要紧的是自信。坚定、果断、勇于承受，即使面对失败而不失自尊。有了自信心，事情就等于成功了一半。1987年我萌发写作《高等教育学》的想法时，国内已出版了两本：一本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研究鼻祖、著名教育家潘懋元先生主编；另一本是华东师范大学郑启明、薛天祥教授主编。当时我想，上述作者都是国内知名专家教授，又都是多年从事专门研究教育学的，我一个普通行政管理干部再写能行吗？但我又想，这两本书都是1985年以前出版的，国内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体制尚未推行，都是以研究微观高等教育学为主，许多内容都是学校内部规律。我长期在教育管理部门工作，应该发挥位置优势，加强宏观高等教育研究内容，从微观与宏观、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的结合上构建高等教育学科体系，扬长补短，体现特色。事实证明，扬长比补短更重要。扬长是本，扬长才有自己的地位和特色。扬长就是在发挥优势上下功夫，客观存在的优势只有通过主观努力，才能变成真正的优势。按照这个指导思想，高等教育学研究进入新的视野、新的层面；从高等教育学的学科结构框架和逻辑起点看，体现了这一新思路、新视角。

——大教育观。注重增加研究的宏观含量。现代高等教育是涉及到人类各个领域的以培养人为主旨的社会精神生产事业。作为研究高等教育的科学，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学科。宏观上，它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因素的制约；微观上，它包括教学制

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管理等；就科学领域来说，它和生理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都息息相关。一部完整的高等教育学，应该是微观与宏观的结合，纵向结构与横向结构的结合，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的结合。不仅把高等教育作为教育实体，而且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体进行研究，以大教育的崭新视野建构高等教育学科体系。

——大学国际化。教育的基本职能之一是传授知识，一部分学说有阶级性，而许多门类的知识，以及知识传授的原则、方法和手段，一般是无阶级性的。特别是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一系列新的信息传递手段和认识工具的出现，对教育的价值取向和教育系统的社会功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高等教育应勇敢走向国际教育舞台，大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借鉴国际高等教育成功经验，推动高等教育学科建设。

——多学科的全新视角。高等教育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学科的发展与突破，很大程度取决于多学科的交叉与综合，打破学术隔阂，拆掉学术壁垒，促进知识迁移，激励创造火花。特别要超越普通教育学的研究定势，以自身“问题逻辑”为线索，借助多学科的交叉与综合，丰富高等教育学科的理论资源。

——广阔的思维空间。重新审视高等教育，思考中国高等教育在东方教育与西方教育、本土教育与外来教育、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交汇点中的位置，思考中国高等教育在世界高等教育坐标系中的发展轨迹。对当代高等教育的使命和作用，应当有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辩证的思考，更加理性的审视，更加长远的设想，避免落入单一、狭窄、短视的思维和行为模式。

《高等教育学》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光明日报》等十余家报刊先后发表书评，称赞该书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领域有较大突破，是一个大胆而成功的尝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学科评审组组长、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潘懋元教授予以高度评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客座教授、我国著名的一位心血管专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看到专著《高等教育学》，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高等教育是社会发展、国家富强、科学立国的重要基础。美国的国策、经济战略的根基都在大学内。没有大学，美国就不能有今日的地位。这条道路我们肯定要走，希望田建国先生的高教研究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该书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现已被厦门大学等高校列为研究生学位课程用书，被江苏省教委指定为教育管理研究职务基础理论考试使用教材。

通过《高等教育学》写作过程，我深深体会到，世间没有做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不管你的起点有多低，只要有背水一战的精神，你的事业和追求就一定会成功。一个人成才有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非智力因素往往起主导作用。非智力因素较高的人有优势，成功的机会大。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结果表明，人生成就至多只有 20% 归诸智商，80% 则受其他因素影响。例如自信心、意志力、控制情绪、人际关系、团队精神、自我激励、思考方法等。一个人的素质像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容易被人看到的学历和专业知识只是一小部分，而真正决定一个人能否成功的是自信心、责任感、价值观和毅力。

研究工作，研究学问，著书立说，特别需要一种精神，一种学问精神。外面的世界确实很精彩，但既然自己选择了学者化管理干部这条道路，就应该立定志向，心无旁骛，不受干扰，不为名喜，不为利悲，坐得下冷板凳，耐得住寂寞。从我的经历看：“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学术发展如果没有学问精神作为它的脊梁，恐怕是难以想像的。

那段时间令人难忘，记忆犹新。为了写好这两本专著，我工作之余，学习现代教育理论，研究中外教育史，吸收各派教育思想，开阔思维空间，丰富思想内涵。我每月工资的一半，用之于购买订阅专业书刊。两本专著问世后，有人问我用于学术研究的时间哪里来？我的回答是：“白天处理公务，晚上从事科学研究，一般深夜两点左右就寝；节假日，让爱人把我反锁在家中，闭门谢客，读书写作；连续几年的春节假，我都如获至宝。”一个人把所有精力都用在一件事情上，尽全力都未必能干好，如果三心二意就更不行了。我选择了教育，就是选择了一种为教育的生活方式。人活在世上，不能总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慢慢腾腾，按部就班，我喜欢快节奏的生活。

我的行政工作十分繁忙，搞研究，写文章是很苦的事情。我感到，真正做点学问，干点事情，就要抵挡住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拜金逐利的诱惑，安于清贫，甘于寂寞。在市场经济大潮面前，我有自己的价值取向：人，只要有一种崇高的信念，有一种追求，就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人的价值在于创造，在于为社会留下一笔财富，它需要付出辛苦和牺牲；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能就发展得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记得有篇文章这样讲，目前整个世界被西方价值观念支配着。国际上人才西走，国内是人才东流。治学，思一夕成名；经商，图一夜致富；从政，想一步登天。这都是受价值观支配的。我认为，在市场经济这种平民化的经济中，知识层次高的人应该有一种自觉，一种神圣的事业追求，即使实现不了既定目标，身后也要留下在事业上扎实的深深的足迹。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最佳的生存方式，有人“甘洒热血写春秋”，有人却愿“潇洒走一回”。虽然活法各不相同，但我认为每个人都应尽可能多地为社会做些有益的事情。我承认自己的活法不轻松，但却很充实，很愉快，因为在不断发展业务

的同时，我也在不断地体味人生。我的潇洒观是：干点事业，不枉费仅有的一次生命，这才是真正的潇洒。我做过兵团战士，当属经历过“几番风雨”、岁月蹉跎，眼下又特累的“知青一代”。我常对同代人讲，我们这一代比我们的父辈更懂得社会，特别是社会底层；我们比我们的后来者更能吃苦，更懂得生活。有兵团战士的经历垫底，什么困难也都微不足道了。

平常生活中，经常有人向我提问，公务员工作够累的了，再加上做学问，这样做你不觉得很苦吗？我的回答是，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苦。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自己不愿意做，而由于外界压力又非做不可，这才叫苦，而我真心实意地热爱教育工作，打心眼里喜欢教育理论研究，这就没有苦，而只有乐；二是一个人有能力无处使，或者叫做“报国无门”，那也叫苦。而我在理论和实践的結合上找到了自己的生长点和增长极，在从业领域发挥作用，虽然工作密度大，研究难度高，节奏转换快，但我不感到苦，体味是甜。其次，一个人要想事业成功，梦想成真，必须对自己冷酷无情，严于律己，踏实奋斗。踏实为治学之法，不浮不飘，不急不躁，哪怕只迈出一步，只要踩实了，也会留下一个深深的脚印。

盛唐时期有一位不出名的诗人叫唐备，写了很短的一首诗。这首诗讲，天下要是不下霜不下雪，那么地上的松树，比草好不了多少；地上没有大山，就不会有人重视平坦宽阔的道路。（原诗是：“天若无霜雪，青松不如草；地上无山川，何人重平道。”）苦难是所大学。吃苦的经历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物质贫困并不可怕，重要的是不要被精神的贫困所拖垮。贫困可以影响我们的生存状态，也同样可以使我们创造无限的财富。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苦难经历，任何怨天尤人都不是合情的理念，只有自强不息，顽强拼搏，把奋斗和汗水铸成金

子，人生足迹才会落地有声，才会真正实现人生价值。经历过苦日子，会更加珍惜新生活。时日飞逝，自己已经进入中年阶段，只有付出比别人多得多的努力，吃比别人多得多的苦，做出比别人多的业绩，才能充分证明自己的切切实实的存在。机遇只垂青有所准备的人。人生能有几回搏，“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我们这一代工农兵学员出身的知识分子，面临着空前的严峻挑战和千载难逢的选择机遇。在机遇面前，要善于把握住人生的几个关键阶段，选准方向，方能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人的成长经历，并非都是“春日的花香、夏日的鸟语”，也有“秋天的泥泞、冬天的风雪”。我经常想，要干事就会有非议。不能因为非议就不干事。人言固然可畏，但只要心正就不怕影子斜。人要有主见，不能被偏见所慑服。我经常讲，退一步风平浪静，让三分海阔天空，人应该有一种大气，才会有一种超越。千万不要在怨天尤人中消耗时间，要用韧性的劳动和不懈的追求去自觉地完成使命。对于闲言碎语，要学会装聋作哑。基于人的独立自主性，一个人如果不动脑筋，不善思考，人云亦云，被周围舆论所左右，将一事无成。一位著名艺术家说：胸怀博大，人品磊落，任何闲言碎语，我自不闻不问，就会常有好心情，常有好容颜。强化自主意识，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有所得即有所失，集中精力干该干的事，就会超脱、轻松、愉悦、高屋建瓴。

人的成长并不都是阳光大道，我还算风调雨顺。我常这样说，我是幸运儿，我的领导很开明，很理解很支持我。这是我在科学研究和工作中不断前进的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原因。还有那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德高望重的教授，聪慧勤奋的学长，以及那些勤勤恳恳为大学不息劳作的公务员，都曾经给我注入新鲜的教育思想，都给予我鼓励和鞭策。当然，成功的喜悦往往伴随着烦恼的折磨。烦恼是永恒的。不管一些人多

么潇洒多么顺利，他都有烦恼。幸福和顺利都是瞬间的，只有烦恼是永恒的。顺其自然，有容乃大；调整心态，消除烦恼。

现代管理学告诉我们，为了达到管理系统的优化目标，必须高度重视管理系统的整体性，并坚持把追求最佳整体效应放在首位。这种整体效益的取得，要求我们学会协调整体，无论是领导层次，还是周围的方方面面，都要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鼓励，多搞换位思考。我们处在竞争与合作共生共存的时代，更强调与人相容，合作共处。在现代科技革命条件下，单枪匹马、孤军奋战很难有所作为。重大科技成果的获得者，往往是团体冠军，在集体中更能充分体现个人的价值。自己在科学上有成果是一种享受，但同时也要学会如何从别人的成就中获得乐趣。近年一些很有学术潜质，在学术和技术方面才华出众的年轻学者，由于素质缺陷，缺乏与他人合作精神，限制了他们的发展。今天的事业是集体的事业，今天的竞争是集体的竞争。与他人相容，善于合作、善于共事，相互尊重、相互学习，成功的可能更大。

2000年9月1日



田建国 1950年生。1975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现任中共山东省委高校工委副书记。主张管理者应当研究本职工作，以实现管理工作科学化。

主要学术研究成果：

学术专著四部：《创造教育学》、《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工作论稿》、《大学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

在国家和省级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篇。

社会兼职：

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

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

青岛海洋大学、石油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财政学院等十余所高校兼职教授。

获奖情况：

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一项；

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三项、三等奖三项。

HT65 / 15